

听风小筑

流萤翩翩

◆魏青峰

“小小萤火虫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这边亮那边亮，好像很多小灯笼”，这是小时候姥姥教我唱的儿歌。那时候，父亲在青海当兵，母亲一个人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年幼的我，经常忙不过来，每年夏天，她便把我送到姥姥家。

姥姥家养着几十只羊，白天我就跟着舅舅去山里放羊，天远地阔，草木葱翠，羊群像一朵朵白云朵在山坡上飘来荡去。到了晚上，凉风习习，舅舅便领我去河滩玩，在深水潭摸鱼或揭石头抓螃蟹。我胆小不敢下水，就站岸边看着。天慢慢暗下来，忽然有几颗小星星，忽闪着蓝莹莹的光亮，牵引着我的视线在夜色里蜿蜒游走。

在姥姥家待久了，我是认识萤火虫的，我还会唱姥姥教给我的儿歌“小小萤火虫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这边亮那边亮，好像很多小灯笼……”唱着唱着，我起了好奇心，想捉几只萤火虫看看它屁股为啥会有光亮？于是，我猫着腰，蹑手蹑脚靠近萤火虫……

“不要抓它！”有个好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回头看，原来是玲子姐，玲子姐是邻居家的小女儿，比舅舅大一岁，小时候因发高烧落下后遗症，走路一跛一跛的。可玲子姐手特灵巧，一把麦秸秆在她手里，一会儿就给我编了个好看的蚂蚱笼子；一张彩纸，转瞬间就变成栩栩如生的小猫小狗。

玲子姐摇摇晃晃地走来，拿捏高调地跟我说：“萤火虫是益虫，它主要吃蔬菜上的蜗牛等害虫，所以它不能伤害它！”

“玲子姐！”黑暗中她看不到我涨红的脸，“我只是想看看，萤火虫是怎么发光的！”

“那……我们靠近它观察就可以了。”玲子姐装出大人的口气说。

乡村的夏夜是迷人的，天上皓月当空，地上蛙声一片，潺潺的流水和着柔软的夏风，合奏出一曲动听的小夜曲。此时此刻，我追逐着几只飞舞的萤火虫，在岸边奔跑着，玲子姐跟在后面，一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萤火虫飞着飞着，就飞进了打谷场里，消失在蒙古包似的挨挨挤挤的麦秸垛中。

“舅舅，快来呀！”我惊慌失措地大声喊舅舅。

舅舅着急忙慌地爬上岸，他和玲子姐气喘吁吁地盯着我看，我慌乱地指着麦秸垛喊道：“舅舅，萤火虫飞进去了，我害怕！它们把麦秸垛点燃了。”

舅舅和玲子姐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过后只要天气好，每天晚上我都要跟舅舅去河边。过玲子家时，舅舅会装作无意地咳嗽几声，过不多时，就有噗噗踏踏不连续的脚步声跟了上来。我提着空罐头瓶子，沿着河岸的草从捉萤火虫，舅舅和玲子姐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空旷的河堤上，閃閃爍爍的亮光，忽高忽低，忽前忽后，小小的萤火虫似乎在跟我玩捉迷藏。我终于捉了几只捂在手里，那清冷的荧光便像流水一样从小手的指缝间流淌出来。

“快看呀！我抓住萤火虫了。”我惊喜地大喊大叫，可河边的石头上却不见了舅舅和玲子姐的踪影。

那天夜里，我抓了几只萤火虫，装进透明的罐头瓶里，想要效仿舅舅给我讲的“囊萤照读”的典故，学习车胤刻苦学习的精神，可我很快发现荧光太过微弱，根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迹。看来应该是萤火虫太少的缘故，我只得央求舅舅和玲子姐，帮我捉更多的萤火虫。可还没等到一起行动，母亲就来接我了，因为过不了几天，我就要正式上学了。

我上三年级时，某天姥爷姥姥大晚上着急进城。那时父亲已转业回到县城工作，我在客厅写作业，紧闭的房间里传来嘈嘈杂杂的说话声，隐约听到他们不时提到舅舅和玲子姐的名字，突然姥姥哭腔说：“不说她还大一岁，单就那脚……说啥我都不同意……”过后不久，舅舅就当兵去了外地，几年后又考了军校，一直留在部队工作至今。

前年我回乡看望姥姥，晚饭后我带着儿子准备去河边观赏萤火虫。河堤上变化很大，修了三层楼的村委会，还有灯光球场，老年人健身场所等，清澈的河水依旧汨汨地流着，找来找去却不见萤火虫的影子。

返回时，无意中看到了玲子姐，她骑着一辆旧电动车正在村巷里挨家挨户送快递。我跟她打招呼，可她好像认不出我了，难怪呢，当年捉萤火虫的小不点早已发福谢顶，岁月不饶人呀！



《白沙》版权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白沙

走四峰

◆王同举

心灵霁光

巍巍古兜，从岭南丘陵的脉络中奔涌而出，在新会与台山交界处敛住了身姿，数座石山自东向西排开，将起伏线条嵌进了五邑大地绵延的褶皱里。

古兜山植被丰富，物种多样，奇石峭壁林立，深谷险壑众多，山谷间飞流成瀑，碧潭如镜。古有文献赞其“山深壑邃，林木蔚蔚”“岐峰横出，岭奇万状”，而最让人心驰神往的是山脉东端四座奇峰，即琴蒨头（蟾蜍头）、刘三妹、拇指峰和望风朔，合称“古兜四峰”。

古兜四峰一直是五邑地区户外徒步热门线路。每到周末清晨，总会有众多爬山队伍集结于都斛镇金星村，台山本地的户外徒步团队也不例外。

山从不说谎，你用多少力气踏过它，它就还给你多少实实在在的回响。走四峰，走的是一条艰辛与惊叹交织的路，是挥洒汗水、斩荆破棘，用手脚与山石对话的旅程。

登山那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数十位山户外徒步爱好者便在金星村集结，简单整理行装后就开启了穿越四峰之旅。穿过金星村后的一片树林，一条蜿蜒的山路便出现在眼前。山路两旁密林成荫，不时传出阵阵清脆的鸟鸣。风呼呼地卷过林间，洒下一片清凉。随着坡度攀升，山路越来越窄，好不容易行进到平坦处，却被一块大石挡住了去路。几个队友手脚并用，率先爬上大石，远眺之际发出阵阵惊叹。不远处，一汪碧水镶嵌在群山之间，水面平静如镜，倒映着起伏的山峰和游弋的云朵。队友介绍说，那是东方红水库，是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大型人工水库。其坝体气势恢宏，如一道铁壁横截山谷，诉说着老一辈筑坝人战天斗地的火红岁月。

继续前行，行至琴蒨头半山腰时，山路突然变了样，不再是覆满泥土，脚下不时能踩路到碎石，路边偶尔还能见到垒成灶台模样的碎石堆。原来那是一段古道，只是早已被藤蔓和野草啃得淡了形迹。几块青石板从腐叶里探出头，边角已被磨得圆滚滚的，石缝里挤出几条干硬的草茎，风过时簌簌地抖。

无限风光在险峰。大自然把最神奇的一面都留给了不畏艰难、诚心拜访她的人。四峰之行的第一个惊喜是“鹰嘴石”。在琴蒨头通往刘三妹的路上，几块巨石重叠在一起，兀然凸出于山体，状如老鹰张大嘴。同行的驴友说，这是山神豢养的“护山鹰”，扼守着刘三妹峰的门户。如今这里已成了驴友必到的打卡点，常有登山者攀至石前，或钻进鹰嘴张开双臂摆拍，或静立其间听风掠过“鹰喙”时的呼呼哨音。

过了鹰嘴石，一行人向刘三妹峰进发。刘三妹是一座海拔近700米的山峰，是四峰中唯一面朝台山的，远望如一娉婷女子，明眸皓首，温婉可亲。这里的山以石质地貌为主，亿万年来风雕雨琢，每一块岩石都留下了岁月的纹路。抵近峰顶，山势渐陡，手脚并用时，指尖触到粗粝的石壁，凉津津的。攀上刘三妹峰顶时，风突然大了起来，把队友们身着的冲锋衣吹得鼓胀胀的。刘三妹峰顶只有巨石，没有高大的植被阻挡，视野极为开阔。站立峰顶极目远眺，古兜山脉如巨龙横卧，群峰起伏间，银洲湖像一面蓝色的镜子，镶嵌在广袤的围垦水田之中，水天相接处，渔船如豆，缓缓划过绸缎般的湖面。传说曾有渔家女子在此放歌，歌声绕山梁，最后竟化为连绵山石。此刻站在峰顶，山风呼呼掠过耳际，恍惚间似有隐约的歌声自云端飘下。

从刘三妹峰往下，便是“蛇形坑”，是一条横卧在蟾蜍头与刘三妹峰之间的狭长溪谷。溪谷内多阶梯状山石，相对落差极大，水流湍急，下跌时如银练垂空，飞泻而下时水花撞在岩石上碎成银星。说是溪谷，旱季时只见乱石铺底，偶有几丛蕨类植物从石缝里探出头来，像是山的睫毛，雨季时却判若两人，几大股溪流在此汇集、冲刷，形成了一条非常壮观的瀑布带和数十个深水潭。其中最著名的叫“跌死猫”瀑布，落差数十米，远听如雷鸣阵阵，贴近时凉意袭人。“跌死猫”这名字听着怪异，从字面意思是说，连最擅长攀爬的猫在这儿都站不稳脚跟。“跌死猫”三字，或许正是形容溪谷内流水奔腾的气势和不羁的野性吧。

在乱石阵中穿行，沿溪谷深入，十步一潭，百步一瀑，棱角分明的岩块与柔美的溪水相依相偎，刚与柔在此处达成奇妙的和解。大小瀑布如琴弦垂落，有的如银链缠绕山石，有的如薄纱漫过岩阶，千回百转，姿态各异。最吸引人的要数那几个翡翠般的水

潭，潭水深不见底，湛清碧绿，倒映着天光云影。偶有几片树叶飘落，在溪流中打个转儿，又被湍急的水流挟裹着往山下奔去。行至此处，暑气尽消，唯有清凉从足底漫至心间，让人忍不住想纵身一跃，在清冽的溪水中畅游一番。

离开溪谷，一行人重回山路，正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忽然眼前一暗，整个身子已没入了一片密不透风的竹林之中。这些竹子不过拇指粗细，却直挺挺地高过头，枝叶相掩，遮天蔽日，落叶积了有尺许厚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竹林里没有成形的路，走得异常艰难，全靠走在前面的队友用身体压出一条路来。穿过竹林，拇指峰赫然在目。拇指峰又名“童子拜观音”，是一座海拔700多米的石峰，山顶有巨石形似拇指，对面另有一块扁平的巨石如观音盘坐，神态肃穆。两石相对，有如童子虔诚叩首观音。阳光穿透云层，给“童子”和“观音”镀上了一层金边。石缝里

钻出的几株野花开得正艳，给冷峻的岩石添了几分温柔。

山的虔诚是献给大地的，我们的虔诚留给了山，汗水和脚步就是我们的献礼。当我们一次次俯下身子，用手和脚去攀爬时，心中便会涌起对大自然神奇造化的无限崇敬和由衷赞叹。

四峰之中最难爬的是望风朔。望风朔山势陡峭，坡度上升快，其峰顶有石排列阵，状如一只巨兽逆风昂首，仰天长啸，故名“望风朔”。海拔800多米的山体如一道铁壁，石阶陡峭处近乎垂直，需拽着岩缝里的野藤借力。行至半山，忽然云雾四合，刚才还清晰的峰峦瞬间隐入白纱，大小岩石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未近其顶，已闻风吼，风在山梁间低沉地呜咽，似猛兽低吼。待好不容易登顶，云雾却突然散去，眼前豁然开朗。远处的银洲湖波光粼粼，近处的群山如浪涌般蜿蜒东去。站立山顶，头顶是飘逸的云朵，脚

经此一事，对于折叠伞更多了一点偏见，觉得它们普遍没有长柄伞扎实，出问题概率比较高。也难怪各国领导人出访，遇上雨天打的都是长柄伞。

想起结实耐用，长柄伞又不及我童年用过的油布伞。上小学时，遇上雨天我就打着那把油布伞，爷爷说这把伞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。伞架是竹制的，看上去异常结实。伞面看不出用的什么布料，桐油刷过以后显得很厚。广东的夏天，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有一股台风，常常去上学时还风和日丽，放学时狂风暴雨来袭。虽然回家的路不过几百米，却十分难行。还好有那把油布伞，只要掌握好方向，再大的风，用它顶着也能缓缓前行，直至家门口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，这把油布伞便退役了。其实它还好好的，还能用上许多年。只是同学们大多已经用上了金属伞架的长柄

伞，看上去轻便美观，更有一些同学有了折叠伞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油布伞显得格外老土，让人觉得是乡下人的雨具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，雨伞进一步向小型化发展，三折叠的伞格外受欢迎。但这种伞，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，在街上是不易见到的。因为它抗风能力弱，经常会被吹得翻喇叭，甚至直接“骨折”了。即便长柄伞，若非用了特制的骨架，外加伞面特别厚实，面对南方夏季的暴风雨，也根本扛不住。

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作为一把伞，好看绝不是它最需要拥有的品质。如今遇到大雨天，我常常會想起童年时的油布伞。它看上去笨拙，却能在任何恶劣天气下，为伞下之人遮风挡雨。一

个人活过半个多世纪，许多观念都会改变。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有些改着改着，返璞归真又回到了最初。

生活物语

怀念油布伞

◆朱辉

前年夏天去丽江，住了一星期，天天下雨，但每次十几、二十分钟就停了，继而艳阳高照。过了两小时又突然下起来，没多久一会儿又停了。丽江地下商业街贯穿闹市区，沿路许多出入口，所以遇到下雨，下去避一会儿就行了。

然而最后一天，雨从前一天晚上起，到了中午还不停，我只得去酒店对面的便利店花了25元，买了把伞。

丽江火车站在玉龙县境内，离闹市区十多公里，坐公汽将近一小时。下了车打伞去候车大厅，还没走到门口，伞就坏了，掉了一个重要的螺丝。想回头去便利店换，来回得两小时，时间紧巴。不换，下一站昆明，天气预报那里也在下雨。

思来想去，还是算了。等到了昆明，果然在下雨，在站内等了一个多小时，雨终于停了。好在之后，天没再下雨。

伞，看上去轻便美观，更有一些同学有了折叠伞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油布伞显得格外老土，让人觉得是乡下人的雨具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，雨伞进一步向小型化发展，三折叠的伞格外受欢迎。但这种伞，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，在街上是不易见到的。因为它抗风能力弱，经常会被吹得翻喇叭，甚至直接“骨折”了。即便长柄伞，若非用了特制的骨架，外加伞面特别厚实，面对南方夏季的暴风雨，也根本扛不住。

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作为一把伞，好看绝不是它最需要拥有的品质。如今遇到大雨天，我常常會想起童年时的油布伞。它看上去笨拙，却能在任何恶劣天气下，为伞下之人遮风挡雨。一

下是厚实的山体。极目四眺，满目苍翠，群峰逶迤，即刻就有了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那种豁达与豪迈，瞬间心无所系，有种云淡风轻的淡然感，而一路攀爬时的艰辛、劳顿，此刻都化作了胸腔里的浩荡长风。

下到山脚时，夕阳已染红了天际，风停了，云雾也散了，露出望风朔高大嶙峋的轮廓。在苍茫暮色中回望，望风朔如一位静默的老者，将流动的风与变幻的云都拢在了它宽大的衣袖中，显得沉稳而又坚定。古兜四峰，用险峻的山路滤去了我们心底的浮躁，而我们把最诚挚的爱留在了深深浅浅的脚印里。如果把四峰柔和的山脊比作琴弦，我们则是琴弦上一个个流动的音符，用双脚在琴弦上欢快地歌唱。从金星村出发，沿着环线把四峰一走过，时而攀上峰顶，时而降下山谷。细细想来，走的哪里是路，分明是把一段快乐时光，用脚步刻进了山山水水的呼吸里。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

《翠影浸江 远山共色》赵超帆 摄